朱子詩義補正

朱子詩義補正卷之三

方望溪先生著　　門人高密單作哲編次

鄭風

緇衣

三章皆反覆以致其愛慕而首曰緇衣之宜則宜者可以勸而不宜者可以懲矣。

大叔于田

服以駕衡而持轅上襄上駕也與雁行文對似非上駟之謂

清人

以春秋傳證之然後知先王井伍邱乘之法教孝作忠諸善備焉蓋有田有宅之農民各愛其父母妻子見主將失意于君則鳥獸散而歸其家況能挾之以叛逆乎自秦漢以後用招延募選之兵然後入伍籍者類皆獨身無藉素行不足自託于鄉里故將吏豢以私恩縱之淫掠則逐帥叛君如渴得飲良民土著者不得不屏息以從馴至大亂應募者少則按戶籍以選丁男

不教而戰。驅赤子于必死之地。不亦痛乎。井田不能驟復、則唐之府兵、明之衛所、乃百世不易之良法也、明塞外諸衛全家在軍者家免一人內地衛所軍單丁者復還為民

羔裘

非舍命不渝。不能為邦之司直。雖贊美之辭。可使聞者怵然為戒

遵大路

序以為思君子、理亦可通、蓋託言君子將去、要于路而執其袪、謂之曰、子無我惡、故國不可以

遂絕也下章倣此賢者不見禮于君而浩然長往則必惡留者之言而以爲醜故曰無我惡無我醜也

有女同車

集傳謂與所奔之男子同車非也玩其辭意乃見車中之女而慕悅之絕無旣得所欲而挾以同車之意序謂國人追咎鄭忽失婚于齊義似有著曰有女同車者國君嫁女必以姪娣從如華如英乃想像之辭爛其盈門之類也將翺將

翔、佩玉瓊琚言孟姜將與同車之女、翺翔佩玉而來歸也、德音不忘、忽雖辭婚而齊侯愛忽親鄭之德音、則不可忘也、所以志忽失大援以致喪位隕身之意、隱然可思、若以為男女同車以奔、則將翺將翔、德音不忘、義皆無處、

山有扶蘇

伯陽父謂幽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頑童、衛彪傒謂周高山廣川大藪也、故能生之良材、而幽王蕩以為魁陵糞土溝瀆、豕覲之可得、此詩

之義山澤宜生良林喻朝廷宜宅賢俊也子都子充之不見喻賢俊之伏匿也荷花出汙泥而不染喬松經嚴冬而不彫則扶蘇游龍亦必草木之貴美者

狡童

朱子决此此爲淫女之辭以不與我食非男女不宜如此此暱近也按周官槀人共內外朝冗食者之食春秋傳公膳日雙雞同僚治事于公所必常會食此必心懷嫉惡而易期以相避也

丰

衣與裳對、俱當作平聲、

風雨

小序世亂而君子不改其度、劉向曾鞏、皆承用之、蓋風雨杳至而如晦、猶世之昏亂也、雞鳴在暗而思曙、猶君子居亂而思治也、君子不改其度、則世道可挽、故見之而心悅、如疾之去其體焉、

揚之水

朱子引戴記以兄弟爲婚姻之稱與終鮮文義不協詩人蓋遭兄弟之不類而戒以無信讒言以疏同氣也揚之水不流束薪喻門祚衰薄以起終鮮兄弟之義也骨月相疑必有讒人交搆其閒故正告之

齊風

雞鳴

楊中訥曰、蠅有聲、則不止于雞鳴矣、日有光、則不止于東方之明矣、故末章曰、會且歸矣、皆驚疑其已晏也、月當作日○予與也、庶幾無與子以憎也、

著

余少讀著、疑與鄭之丰衛之桑中爲類而非譏不親迎、親迎之禮、壻本御輪三周、先俟于門外、且䟫步之頃而三易其瑱、不惟無此禮

數亦非事之情及少長見班固地理志然後得其徵蓋此女所奔者非一人東方之日則奔之者非一女也齊自襄公鳥獸行下令國中長女不得嫁爲家主祠名曰巫兒至東漢之初俗猶未改故當其時奔者亦若無怍于父兄受其奔者亦可無慚于里黨蓋惟聽其奔然後可以安人情別天屬也顯言而公傳道之是以鄭衛之詩按其辭可知爲淫奔而著與東方其事其辭與夫婦之唱隨者幾無辨也國語稱襄公田狩畢弋不聽國政而惟女是崇

則還與盧令亦同時所作耳、齊之亡國能强由其民習于武節。而其後簒弑竊國之釁、皆由女寵。其詩十篇二爲遊田、六爲男女之亂、而冠以古賢妃之警其君。蓋齊之所以始終者具此矣。孔子刪詩事有細而不遺。辟有污而不削。以是乃廢興存亡之所自也、非然則鄭衛齊陳之淫聲慢聲。胡爲而與雅頌並立與。

猗嗟

龔緅曰、以禦亂兮、辭義凛然、蓋責其何不用以

復讐討賊也 末章

魏風

觀首二篇則知公室宗族褊急而無禮。觀末二篇、則知卿尹有司貪暴而不仁。是以行者則勞于征役、不得養其親、居者則困于誅求。不得安其土。其隱者則懷憂而莫告、其仕者則懼亂而思閑。十畝之詩。似感于桃園而作也。○魏風非既併于晉之詩、觀伐檀碩鼠可辨、晉自曲沃桓叔、以好德爲國人所附、至于武獻、方務撫輯其民而用之、豈肯使之失所而永號所云樂土樂

郊未必非望走在晉也觀唐風旣見君子云胡不樂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可見

葛屨

國風首篇多言公室之事象揥非群下所敢佩也末章

園有桃

此賢士處隱憂在位者之無良而無可告語也所謂彼人卽伐檀碩鼠之所刺也古者庶人謗士傳言故鄭人遊于鄉校以議執政而道微俗

敝人多溺于習見轉以持祿榮身者爲是而以囂囂自得泥塗軒冕者爲驕正言不諱憤時嫉俗者爲責人無已所以失其是非之心者以不知其可憂所以不知其可憂者以未思政敗民流則亂亡隨其後耳

陟岵

三代前無于別父母之詩蓋孝子仁人不忍一夕離親而宿于外至以征役遠行則暌隔之傷意外之慮有不忍出諸口者故必待辭家就途

之後始自言其瞻望之情也不言已處父母之疾痛哀羸但言父母閔已之勞瘁懼已之棄捐隱深悱惻之至也曰止曰棄者體父母之心不忍正言子之死但恐其久止于外或見獲而棄在他國耳于兄始正言之

伐檀

此亦刺貪之詩與碩鼠相表裏首二句言用力之艱而置之無用之地也河水清且漣猗喻魏地之貧薄也乃呼而問之曰爾不稼不穡何以

取我之禾三百廛乎爾不狩不獵何以瞻爾之庭有縣貆乎治人者食于人以貧薄之地竭力以奉爾望相恤也而爾不我恤獨不聞君子之不素餐乎言彼者諷此人之不然也三百廛三百億三百囷乃下所以奉上若自食其力不宜言數如此其多且于禾曰取則爲取于下明矣古者民風淳厚田獵獲禽必獻于上豳詩所謂言私其豵獻豜于公是也

碩鼠

直、正也、小人農力以奉上、而安享其餘、乃民之正道、然必君明而吏良、然後得安其正道也、二章

莫我肯勞、言不肯勤民事也、三章

唐風

綢繆

此亦時有其事、而聞者代爲之辭、非其夫婦果有是語、

葛生

首二句言物各有託、如室家乃人所栖止也、而予所美者、乃不能栖息于此、不知與何人曠然獨處于外乎、獨處言離室家、東山之詩、所謂敦彼獨宿是也、征役必有儕伍、故曰誰與獨處、若

自言誰與而獨處于此恐非女子所宜

采苓

爲讒者必曰吾以益汝也聽讒者必自謂有得也然無實之言信之動則有損果何所得哉

秦風

車鄰駟驖

周官司士掌擯士者、大僕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小臣掌王之小命、三公孤卿之復逆、御僕掌群吏之逆、庶民之復、書曰其侍御僕從罔非正人、秦則首變周禮、而司士大僕群僕之職、以寺人領之、文王之興也、不獨髦士奉璋卽兔罝之武夫、皆可爲腹心、好仇、秦則以媚子從狩、輶車載獫、其不貴禮義而尚武健、不任士人

而親群小。自立國之始而已然矣。及其亡也。曁卒起于游獵。而禍成于奄尹佞幸。孔子編秦風不首小戎蒹葭。而首車鄰駟驖。所以志其本俗爲後鑒也。

蒹葭

或曰、此當從舊說、爲秦民思周而作、亦山榛隰苓之意也、西周忠厚敦大之俗、一旦變以秦法、而有剛勁嚴急之象、猶露變爲霜。而蒹葭之色。應之蒼然也。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是時周在伊

洊也遡洄從之道阻且長豐鎬之盛不可仰追也遡遊從之宛在水中央不忘先王之遺德而思及後王也白露未晞白露未已政俗雖變而先王之遺風猶未泯也

無衣

豈曰無衣言衣裝皆鳳具也戎事均服故曰同袍非彼此共服之謂秦逐西戎乃天子之命故曰王于興師雍州之民天性義勇文武成康之德在人平王不能自用而坐委于秦以撥其本

根、惜夫○曲沃莊伯代鄂侯之喪、平王使虢公將兵伐莊伯、曲沃武公弒哀侯及小子侯、桓王使虢仲伐武公、呂氏引史記以責平桓獨闕二事、豈欲自伸其說而削之耶、東遷以後王室衰弱、欲正莊伯武公之罪而不能、桓王伐鄭師敗身傷、則末可以無志責桓王也。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則郈費可墮、公圍成而公歛處父逆命。雖孔子無如何、但使周孔處此、則必明正其罪、務德修政、終致天討而莫之能遏耳、

陳風

東門之池

晤當從箋訓對、

墓門

惟此詩爲陳佗而作、情事甚合、棘惡木也、陳桓公方疾而佗殺其世子、則同惡者必實繁有徒譬如荆棘叢生、宜早尋斧柯、託興于墓門、俾其君惕然爲身後之慮也、佗之無良、國人莫不知、而君終不寤、養成其惡者、自昔而然、是誰之過

哉、次章墓門有梅、見爾時非無良臣可倚也。而有鴞萃止、亂賊羽翼既成。故不得已作歌以告。倘更置而不顧、必至于顚倒、乃思予言耳。此詩宜作于陳桓公未疾以前、豈即以此詩獻、如周公之以鴟鴞遺王與、

防有鵲巢

据首章似言鵲不宜巢于防之上、若不宜生于邛之高、以喻譸張爲幻、甚切、特次章之義難通、首章

或曰、廟門無事不闢、有事則修除庭除旣墁之後、不宜復有甓、以文義推之、則鷊亦不宜于邛與苕同、二章

澤陂

于所私之女而見爲儼、猶俟人于城隅之女而見爲靜、人心蔽惑遂至于此、

于所慕而稱美人、男女所同、此淫女思所悅而不得見也、碩大且卷、碩大且儼、乃女悅男之辭、

首章

檜風

羔裘

嚴華谷曰。大夫諫而不聽、故去之、雖去國而不忘君、故言我豈不爾思乎、實思之而勞心忉忉也、此說可從、

隰有萇楚

上有逍遥翺翔之君。則民窮于無告。財匱而莫支。所以自嘆其不如草木之無知也。

匪風

檜亡于東周之初此詩宜作于厲王之世與變雅相參其義始見蓋厲王之世貢重役繁威命時出小國尤不勝其困亂形已在人心目間故中心慘怛如風驚車僨也大東顧周道而出涕桑柔哀靡國之不泯菀柳嘆上帝之甚蹈九服離心故願周大夫奉使而西歸者告王以撫馭庶邦當懷之以好音不宜困之以虐政耳

曹風

蜉蝣

國風首篇多言君夫人之事。檜之羔裘。良臣既去。而憂其君也。曹之蜉蝣。則將去而自明其志也。以于我歸處知之。蓋諫而不從。明知危亡將及。徒憂無益于爲臣之義。惟去位而居處爲安耳。歸稅謂脫駕于田野也。

候人

首章似宜作賦。蓋謂才德無以異人。只可給役

事之小者。如候人之荷戈與祋是也。而彼其之子、乃㬎㬎而服卿大夫之服乎、敷陳其事而直言之、無比興之義

鵜不在水而在梁、處非其地、不濡其翼與咮、失常道也、喻小人處非所據、而失其常道也、次章三章

豳風

七月

先兄百川曰、人君當愛民如子、而地勢隔遠、或漫不相關、故特陳豳之舊俗。民愛其君、不啻父母。則先王先公所以教養撫循者、不待言矣。人君玉食萬方、視爲當然、或忘其所自、故具言一絲一粟、無非耕夫織婦終年竭蹷而成。人君一日萬幾、或見爲煩苦、而思自暇逸。故覼縷民間耕稼蠶桑、師田力役、樵蘇茨蓋、闔扇墐塗、無一

曰得自休息故陳豳風以感王恤民勤政之心作無逸以示王保身省徭之要自古陶成君德無若周公之慮詳而心苦者雖卷阿公劉召誥所云未能若斯之懇至也至用以逆暑迎寒使小民朝夕歌吟觀天星物候之變則及時興事而不敢自安念豐衣足食安居之由則勠力操作而不以爲苦且爲裳爲裘私豵獻豜則教以事上之禮焉春酒介壽則教以養親之誠焉躋堂之祝則教以忠君之義焉朋酒之饗則教以

睦族合姻善鄰之道焉。至于蠶桑績饁畜聚果蔬，則因以彰婦順教女貞焉。所以勞來匡直輔翼而使自得之者。皆具于是矣。又其事淺近其辭顯易，雖冲幼之主，皆能諷耳而動于心，閭閻婦孺，皆可傳說而知其意，其義本于九歌之勸而感人之心較之洪範之敷言。更切以著矣。

殆及公子同歸，女公子也。春秋傳，國人稱自文姜以外與女公子戲

王時，夫人躬釆蘩葛，則豳公之女未有不躬桑者，故衆女見之而悲以爲公子于歸之期已亦

將出室而遠違父母也或貴家大族之女當媵于公子而偕行者或庶人之女年齒與公子相近者皆因見公子之躬桑而有動于中若謂當嫁于男公子不惟非女子所宜自忖于殆及同歸文義亦不協次章

柔桑謂葉之初生者蠶始化惟食柔桑所用不多故女自持筐而手掇之及其盛長則所食不獨柔桑必科別其條蠶取以備用其遠揚而難于攀取者又必伐以斧斨仍益以不可條取之

女桑其事各異、故分別言之、

首章舉衣褐而後獨詳于蠶事者、麻葛天成功惟績縷而已、若蠶之息耗、則惟視女功之勤惰、且布褐黎民所服、而帛以養老奉公、故詳其事以爲勸也二章三章

後世織文皮貢、亦出自民間、而繅絲于貉之時。卽念及公子之裘裳。則其風邈不可得矣。〇在禮惟田與追胥竭作、故曰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四章

或曰斯螽莎雞別爲二物、七月在野以下、乃言蟋蟀、按蟋蟀望秋吟、似七月始氣化而生者、亦可通、古者民受五畝之宅、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塞向墐戶、蓋將徙居邑中、而次年春夏、始處此田中之室也、惟改歲乃處此、故曰入、若見處室中。即文義爲不順矣。王方若曰、淮泗間農民、有宅在城者、近冬塗塞中田之廬門巷而去、春夏始入居之、塞向墐戶、改歲入處、則中田之廬也、于茅索綯、亟其乘屋、則邑居之室也、五章

酒之作祭祀之外莫先于養老故首言介壽其次則賓燕故繼言朋酒之饗至于躋堂稱兕則非禮之常經惟豳之故俗有此故末始及之又此篇言衣言食皆終于奉公所以志其忠敬之誠也不及祭祀者庶人所薦即飲食之常也○蘇氏藏冰以節陽氣乃無稽之談冰之出入乃物理人事之自然也十二月鑿冰至是始壯也正月納之間有冬煖凍閉不密而春始嚴凝者故以畢入之期言之也春秋傳曰在北陸而藏

冰、謂十一月、蓋天地嚴凝之氣、盛于此三月中、候之不齊。早則十一月已凝。遲或正月始畢。而常候則在十二月也。二月啓氷、蓋前此隆寒賓食喪祭、俱無所用之也、火出而畢賦、蓋春夏之交、癘疫將作、至是而國之老疾、無不受氷、非爲節陽氣也、周官凌人職、夏頒氷、通夏三月言之、蘇氏四月大發氷之說、亦未知何據、卽以其說推之、四月陽盛、以氷節之、猶可通、十二月微陽蘊伏于下、惟恐其不盛長、何故反納氷地中以解之哉、○陽氣之在天地、猶火著于

物、故常有以解之、數語尤謬、陽者、天地之盛德氣也、所以爲發育萬物之根本、萬物非得此不生、朝絕則夕槁矣、稍衰則漸萎矣、近取諸身、火之薄于邪氣、無根而妄發者、乃害于人、若本然之火、則陽氣也、人之所恃以生也、培之猶恐其衰、乃畏其盛、而思所以解之乎、蘇氏論事、多滯于一隅、而于陰陽之本、尤無窺焉、雖朱子所取、猶紕謬若此、他可知矣、末章

二章至四章、言衣裘以禦寒、五章室屋戶向因

戒寒而及之也六章七章言農收疏材之積八章因言羔羊朋酒公私渥洽皆飲食之事也四章因取狐狸而及豜豵七章因播穀而及乘屋語雖側出意則牽連立言之序如此

首章言小民自營衣食之難然所衣不過褐而已其載績也則曰爲公子裳其于貉也則曰爲公子裘所食菽粟以外不過瓜苴荼薁之屬而已而其獲禽則曰獻豜于公其稱觥也則願君之壽考所居不過墐塗蓬茅而已而築場納

稼之隙宵旦靡寧其乘屋也必先之以上執宮功民之職君皆知爲義所當然且動于情之不能已俾瞽瞍日誦于前郎中主聞之亦將惻然有隱矣又掌以籥章用以逆暑迎寒通八蜡息老物使蒙士誦之而徧播于鄉閭其采蘩也則曰女心傷悲蓋愴然于父母之將離也其爲酒也則曰以介眉壽蓋惕然于忠養之宜急也其滌場也則曰朋酒斯享蓋衣食粗具而慄然于親睦禮讓之宜敦使田間士女耳熟而心惟則

所以厚人倫而美風俗者莫此爲切矣

鴟鴞

群儒謂此詩作于管蔡旣誅之後皆以旣取我子爲據非也以尚書金縢考之則此詩作于未迎周公之先而蔡仲之命曰乃致辟管叔于商是東征克殷乃戮之于其地也成王執書以泣郎日出郊以迎公則公避居東郊百里內之近邑明矣惟作于未迎之先故曰旣取我子謂誘致管蔡以謀亂也其曰鬻子之閔斯蓋痛管蔡

自絶于天。終爲王法所不容。以大傷文考文母之心焉耳。若既誅之後。則當曰既戕既賊。而不宜曰既取矣。又謂成王幼未能行事。故周公攝政。若避而居東。成王已能臨政二年。何待周公歸攝。更非也。周公雖避二公畢毛咸在。王政何患不行。所以伐殷之命。遲之又久而後發者。以王疑未解。友邦君越尹氏御事庶士。又以艱大民不靖爲疑。故二公亦未敢專。至周公既歸。然後大誥天下。帥師東征。至商都而誅管蔡。又伐

奄以靖東夏三年諸事畢定而後歸耳若此詩作于管蔡旣誅之後則亂已畧定何風雨漂搖之懼王已感悟又何以云未敢誚公哉

二章與末章意正相應二章自原所以獨操國事畧不自嫌欲及陰雨之未至而綢繆牖戶耳不謂牖戶未完而風雨已至大懼家室之漂搖而王心不悟屛身在外無所施其力則維音嘵嘵自鳴其哀厲而已流言之人謂公將不利于孺子欲貳公于王也而公之詩曰我室曰侮予

曰予未有室家曰予室翹翹宗臣體國不敢自貳而亦因以悟王也

東山

此詩但言室家男女之情而無一語及其父母采薇亦然蓋征戍者聖人之所不能廢言及父母則行者難以自處其心而上之人亦有不忍出于口者矣惟杕杜之勞還役探其室人之情而曰憂我父母則作忠教孝其義更深然戍守期月而代猶可言也征行三年則子歸而不見

其父母與父母不見其子者必多矣故養死事者之老與其孤及春秋饗食載在周官而弔死問傷周官王弔士庶子大司馬相則士衆皆命其長弔勞可知則不忍以入于詩辭也四牡之篇于將父將母三致意焉盖四十而仕五十爲大夫則父母必耆老雖役不逾時而所切心者莫過于此故既歸而反覆以達其意焉

曰東山而不名其地何也春秋傳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蒲姑齊地奄在曲阜魯地師

行不入國邑必駐于龜蒙鳧繹岱畎之間遷徙無常又三年之久或巡宣他國不可以指名何地故統之曰東山耳

征人淹久于外反忽忽不覺一旦曰歸則喜極而悲生。首章

不言不見婦子之久而言不見苦瓜栗薪征人遠歸觸物生感往往如此三章

破斧

湯之伐夏亳人曰舍我穡事盡其事抝見尚未

能深晰乎湯之義、不知其畏上帝而不敢不正也、周公東征、軍士皆曰四國是皇、蓋其德素孚、衆巳久、喻乎公之心、知其哀斯人而不得不正也、破斧缺斨、而曰哀我人斯。以是知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而人之欲義。有甚于生也。

伐柯

玩其辭義、似王既迎公、周人喜之而作也、首章蓋追叙公方出避、國人憂疑之情、匪斧不克、喻大難方夷而猝起、非公之才德不能保世靖民

也匪媒不得喻君臣有間虁有從中解釋而作之合者也次章則喜得所望之辭其則不遠謂公之所以事嗣君覲所以事前王者而可見也籩豆有踐喻君臣一德一心萬事皆得其序也或曰亦寓不喪匕鬯之義朱子以篇次破斧之後故定爲東人之詩而情事不類或周人作于始迎公歸之時而編錄失次或作于公旣出師之後而追敘其情皆未可知也

九罭

無所如風止雨霽雲無處所之所言倏忽不可得而見也。二章

孟子稱周公伐奄三年討其君非六師之盛不能壓其城而急攻之亦非奄有險阻可憑負固而不能克也文王三分有二德教獨未漸于東夏故殷之渫惡民染于商辛之暴德者不能自安其善良又緬思殷先王之遺澤而不忍背故武庚三監因之以倡亂周公東征雖震之以武威而實欲喻之以德義故駐師徐兗之間庶邪

之保疆以俟王命者、則教告之。其阻兵安忍者、乃戰要囚之。多士所稱是也、至于三年之久、東土士庶咸翕乎周公之志。而惟恐公之西歸。則奄亦不能自固矣。然後正其君之罪。而簡別殷民之淑慝。其尤難馴者。則使其長帥之以遷于洛。聖人之師。所至如時雨。而無後殃。惟其始之終之。一歸于仁義而已。其後奄人復畔。成王滅之。不勞而定。以東人皆心饜周公之德。而蔑與同惡耳。故因定魯封。使殷民六族輯其分族、將

其醜類以法則周公皆原于此

狼跋

劉氏曰公孫幽公之孫周公也朱子註大雅既醉篇周稱王而尸但曰公尸蓋因其舊如秦已稱帝而其男女猶稱公子公主公于文王疏稱公子公孫者舊矣故國人因之碩膚言其德器之深宏也周雖王周之父老尚謂此我幽公之孫疑此亦公旣歸而周人美之非東人所作首章

四國流言王亦疑公衆皆不知罪人之所在使公所以處此者不止于至善必不免令聞之有

傷矣。至風雷感而王悟，商奄定，王室安，公歸于豐鎬，然後周人歎公之德音為不瑕也，次章

鴟鴞東山，周公所作，不可係之魯，其體風也，不可以入雅，故附之豳風，以公固豳公之孫也，破斧伐柯狼跋，皆周人之詩也，伐柯喜王悟，公歸而宗社復安，故曰我遘之子，籩豆有踐，狼跋喜公西歸，而君臣譽處，故曰公孫碩膚，德音不瑕，惟九罭乃東人所作，不宜入豳，豈魯無風，僅此一詩，秦火之後，編者以其不可入頌，又所言乃

周公東征之事而因以其類附與

朱子詩義補正卷之四

方望溪先生著　門人高密單作哲編次

小雅

鹿鳴之什

鹿鳴

首章曰示我周行、次章曰君子是則是傚、而末章曰以燕樂嘉賓之心、蓋人君之於賢者、求其善言。則如不得聞。師其德行。則如將不及、然後奉之以幣帛。將之以酒醴。始足以燕樂賢者之

心若覊馭以權術縻繫以爵祿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己庸鄙之夫或奔走焉豈足以致賢者之心而盡其力哉○尊之爲嘉賓宴之以樂歌將之以幣帛飲之以酒醴所以盡群下之情者至矣而所以望之者則曰示我周行曰德音孔昭曰視民不恌則凡出言之無章令聞之不宣威儀之不類者周旋於琴瑟笙簧筐篚樽俎之間必有愧怍而不安者矣故必平時不愆於德義然後臨事能盡志於禮樂此先王之以

善養人而德威惟畏者也蓼蕭曰其德不爽曰宜兄宜弟湛露曰莫不令德莫不令儀義皆如此

德音者德輝之著為聞望者也惟平時德音孔昭然後敷陳正道能使人君敬信正其威儀可使人君則傚民亦望其容貌而不生慢易焉非實德素孚而勉强矜飾於耳目衆著之地則論雖篤而不足以格君色雖莊而不足以視民矣

○次章終之曰以敖盡惟有德之君子雖燕私

敖遊。而容貌辭氣。皆可下儀其民。上格其君。此卷阿之詩。所以告王以顒顒卬卬、令聞令望也。

四牡

盬以文義測之、當作堅固、言王事尚未堅固、故不遑自恤其私也、

末章重言將母、蓋父教子以義方、子雖欲諗父。必止之。惟母則篤於私恩。故或慮其抱情莫達。又或無父而獨有母。情尤可矜。故宣之使自言耳。使臣旣還、而燕勞之詩具此、何也、按聘禮、兩

國君喪、皆入境則遂、未入境則返、是父母有疾、在塗亦可以告於君而更使命也、必前此未定此制、會有不敢告而遭喪者、故特見於樂歌、使後以爲式、其不於遣使之詩何也、方出而言此。則恐傷孝子之心。○聘禮使臣始出釋幣、歸釋奠、並於禰廟、蓋列國交聘必以卿、五十服官政、則父母必篤老矣、必無父母而後承使、故皆於禰廟也、王朝下聘、不過大夫群士、則具父母者多矣、故勞還之詩、諄諄及此、春秋王使至魯多

公卿衰世之過禮耳、

皇皇者華

周官小行人使適四方、凡萬民之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爲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豈惟十有一年王將巡守、小行人先適四方爲然、卽卿大夫時聘問、問道路所經、皆宜咨訪、歸告於王、以紀其政教、故此詩後四章諏謀度詢、並以周勅之、

而首章每懷靡及正惟恐其不周而駪駪征夫凡在行者皆宜同心協力以張其職也豈惟王使即方嶽同盟庶邦交聘所經之國札荒貧厄亦宜共分其災犯令陵政亦宜預為之備故侯國之勞使臣亦用此為樂歌春秋傳必咨於周註謂咨於忠信之人義尚未當○首章亦可作賦蓋高原下隰使者之所經也草木榮華使者之所見也故於策遣之辭及之

黃琰曰諏謀度詢再四言之正見每懷靡及

常棣

燕飮之樂歌五其四篇皆悠裕和平惟此詩哀厲使人心惻以周公遭兄弟之變故不覺其情之蹙言之悲也死喪則相求患難則相急外侮則相禦凡有兄弟者皆然而公所遭則反是故自痛之深而切指死亡危難之情事使安寧無事者是究是圖而信其誠然也人情於朋友則各從所好於妻子則各暱其私故視兄弟轉汎汎然獨不思召延朋好孰若兄弟怡然一如童

稚。其情更親乎。私室相懽。孰若兄弟無閒。藹然成和其樂可久乎。此又隨時隨事。感發其本心而使之寃圖也。○或謂管蔡之誅、周公宜使二公主之、不知旣以大義滅親、又假手於他人、以避其名。非天理也、觀六章七章、則知公雖身致太平。以呂召畢散爲之友。以禽父之象賢爲之子。而於管蔡之事。則終身歷然抱無涯之痛矣。禮兄弟之仇不反兵、交遊之仇不同國、同室之親捍禦外侮、雖敵者以爲宜。朋友則情勢有偏

矣。聖人之言、皆盡乎天理之極、非以朋友爲不足重也、三章

伐木

鹿鳴之外、復有此詩、蓋彼以燕群侯及公卿大夫、此則以燕王族之無服者、外姻之無職以及少與同學之士、周官所謂故舊是也、常棣之詩則專以燕王服內之懿親、

鹿鳴四牡皇華、君臣父子之恩義備矣、鹿鳴人君禮下人之誠、皇華人臣匪躬之節、常棣、兄弟夫婦之恩義備矣、伐木、

朋友之恩義備矣、人倫之明、本於君身、而宣於在朝之士大夫、然後庶民則而象之、故以爲燕饗之樂歌〇取友必求勝己者、自鄉國而天下、每進益上、出谷遷喬之義也、〇朋友之交、易至凶終隙末、故當飲食燕樂之時。而要以神聽。願其終無乖戾也。首章

此燕朋友之詩、而舉諸父諸舅兄弟何也、凡三黨屬疎、而以志趣之同、術業之近、相往來者、皆有朋友之道也、

吝於乾餱、以致得過於朋友、亦人之失德也、乃

自檢之吝、非輕以量人、末章

天保

多益、如讜言之時入、庶政之日釐、皆是也、惟天

降之福、然後有此、首章

俾爾多益、以群下所效納言、罄無不宜、以君上

所措施言、凡此乃福之所以日新而悠久也、二章

五禮惟祭祀爲吉、蓋國家無事。君無喪疾。春秋

時享。君臣盡志。以從事於宗廟。人事之吉。莫大

於此。故此詩與大雅既醉之篇、皆以爲祝嘏之辭、而此詩推本於群黎百姓之徧德。蓋未有不能成民。而神降之福者。既醉則祝願子孫妃匹之皆賢、蓋子孫不賢、則景命無所附、妃匹不賢、則子孫無所式矣、此群臣之辭也。故以群黎百姓爲本。既醉父兄之辭也、故以子孫妃匹爲重、義各有當也、四章五章

尸在廟中則全於君、以象先君、故謂之君、君曰謂尸傳神意也、四章

此詩前後言天之降福、皆祝願之虛詞、惟五章言降福之實、蓋天下之民。各遂其生。而從上之教。人君之福。莫大於此。洪範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即此義也。不曰民與於德、而曰徧爲爾德者、非實德具於君身。安能徧喻於群黎百姓哉五章

日月所以照臨也、山嶽人所瞻仰也、松栢人所廕藾也、無不爾或承、總承上五句、天下莫不承奉、則天之保定人君者至矣、與抑詩萬民靡不

承義同○三章祝國勢之盛昌此章祝王躬之壽考故並言山而其指各異○黄琰曰三章言受福之盛大卒章言受福之永久末章

采薇

采薇出車杕杜序以爲皆文王之詩朱子不從而定王爲周王蓋疑出車之首章曰自天子所謂我來矣似不可以爲自紂之所而來也不知紂方以威武臨諸侯玁狁西戎不靖必以征討命方伯紂即無命文王亦宜請命故言自天子

所命我出師而來郊牧又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即五章所謂畏此簡書是也春秋傳管仲言於齊侯曰請救邢以從簡書可徵當時皆以天子之命爲簡書孔子稱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此三詩及春秋傳文王帥殷之畔國以事紂乃其明徵也如以王爲周王則武王伐商戎羌已役屬於周克商之後九夷八蠻罔不率服玁狁豈能復爲寇暴使征戍之民靡室靡家而誓衆之詞歎多難之棘乎○詩所敘次似春戍而冬還程子謂必再朞以非再朞

則冬春之交戍所虛無人矣戍者常期過十一月而歸故至陽月則家人計日而望之杕杜亦曰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是也憂心孔疚我行不來探其室家之情而代之言也使戍役自言則爲怠於公義上探其情而代之言則仁至義盡而愈以作其忠勇之氣矣三章

次章採行者之情念其室家三章因採其室家之情憂行者之不至四章則隱然激以大義曰

彼路斯何、乃君子之車也、君子尚勤於王事、而不得顧其室家、況吾儕乎、我行不來、與豈敢定居、遙相應答、○玁狁遷徙出沒無常、故曰豈敢定居、四章

出車

凡師有功、必有錫命策勳之典、召虎之錫祉、吉甫之受祉是也、采薇一月三捷、出車再舉有功、乃無一語及此、何也、蓋西伯奉簡書以敵愾商王、受旣無錫命、豈敢自策諸臣之勳、故於戍役

則代鳴其哀於還帥茀虛嘉其功實無錫命燓勲之事可陳述耳常武無及焉何也王親在行歸告郊廟社稷山川自有舊典以播於樂歌則似自耀其功非言之體也釆芑則蠻荆不戰而來威其征伐玁狁之功前此矣事後追叙亦非體也

禮凡爲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畢事尤亟且急故既得君命遂至於牧然後命後車裝載以隨行也若所乘車之僕則方出于牧之時

已當命之無俟更召矣首章

言主帥所心憂在僕夫之勞病也戍役之所憂

曰載飢載渴曰靡使歸聘而將帥之所憂則僕

夫況瘁而已蓋愛其身家者小人之情也忘身

忘家而獨憂心於僕夫之況瘁所以撫循曲至

甘苦必同而能得下之死力與次章

南仲爲皇父之太祖必周初人也武王克商周

公東征而外不聞有事於北方據史記厲王流

彘然後玁狁內侵則非武王以後之詩明矣前

此則大王王季崎嶇邠岐間、豈能盛威於玁狁、即於西戎小有侵伐、亦不宜出於王命、則爲文王專征時事無疑也。其稱天子及王命、皆謂商王、方伯遣將出師、自當稱王命以誓戒、與秦風王于興師、衛風爲王前驅同義。○李鍾僑曰、禦寇莫要于築城、留攻則不可即拔、越而過之、則懼攝其後。前篇玁狁孔熾、非要擊三捷、不足以遏之、此篇城朔方、遂云玁狁于襄、蓋使知有備、則不敢更窺、所以掃除其氛祲也、豈二詩乃

同時所作、玁狁既退、旋興是役、與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而朔方平、宋岳忠武治襄陽城以圖中原、孟珙修之、宋祚爲延者復數十年、三章

薄、廹也、漢書薄俱訓廹、戎狄內侵、禦之不可以少緩、六月之詩曰、我是用急、而曰薄伐、則不得以聊伐爲義明矣、蓋自鎬涇廹逐至于太原道經千里。用力不可謂不深矣。周初戎狄本居涇洛之北、大原故狄土也、春秋傳曰、狄之廣莫於晉爲都、五章

杕杜

李光地曰觀東山采薇出車皆眷眷於征人道路之艱辛室家之離別杕杜則並探其父母之憂思皆聖人所以體天地之心也至宣王諸詩徒侈其盛威於中國而此意微矣

國風所載婦人思其君子不過室家之情男女之思而已此詩則曰憂我父母而不及其私則所見者愈大而所憂者愈切矣以舅姑之憂為憂則所以體君子之心而代其子職者可知以勞還役而及此教孝作忠徬徨周浹非聖人不

能爲此言。三章

白華之什

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

虞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無辭則聲無所附、不能成樂調、孔子既祥、十日而成笙歌、笙而曰歌、則有辭明矣、春秋傳、宋公享叔孫婼、賦新宮、新宮下管也、苟無辭、則何以云賦、疑未可以朱子之說易張子也、

蓼蕭

藩侯於天子心志稍有不通。則君臣相猜。其間

不令會朝之際、下以貌承上、以術馭其心之驍瓲而不安者多矣。今相見而寫心、笑語之不忌、是以有譽而能安也。首章

宜兄宜弟、就同燕之國而言也。於兄弟婚姻之國、能講信修睦、事大字小、而無不宜、則篤叙國中之族屬、不待言矣。能如是、則兵革不試、烝民樂業、在已爲令德、而天必報之以壽愷矣。三章

湛露

李鍾僑曰、蓼蕭、始相見而燕也、故其意莊、湛露、

再三燕而致渥洽也故其情暱